

## 回不去的坊下街

市四中九(7)班 郭瑾瑜

无意间翻开相册,第一张便是我的大头照,望见我后面的背景,不由得一惊。

提到旧城,如今改造的那一块儿地,承载着我全部的童年。

大概五六岁的时候,因为新家还未装修好,一家五口就住进了坊下街。那儿的房子很老旧,斑驳的石槛与瓦片,不知孤独地守望了多少年。那儿的小孩子不多,楼上楼下都住着老人家。每天出门,都能碰到,我总是扯着稚气的嗓子:阿婆好!老人家的眉眼里盛满了温柔:唉,你好,你好!

街道拐角的那家小店是每日上下学的必经之路。当我背着书包路过那儿时,和煦的晨曦中,眉眼弯弯的几个阿婆就坐在藤椅上,轻摇蒲扇。看见我,就会朝我打招呼:上学去啊!我总是轻巧地应道:对!上学去!我的目光,久久地停在玻璃橱上的那罐大

泡泡糖上。五颜六色的糖纸,似乎是我所有的梦想。

放学后,我又总会装作不经意地走到小店门口。那个阿婆早就看出了我的意图,伸出手招呼:来来!阿婆给你糖!我的眼都要放出光来:谢谢阿婆!奶奶见了,又要怪我:小孩子别吃太多糖,牙齿要空了!没等她说完,我便揣着糖屁颠屁颠地跑走了。送我糖的阿婆只是盈盈地笑。

说到牙齿,我的第一颗牙就是在那儿掉的。而我龇着个漏风大牙的样子,咔嚓一声被爷爷拍了下来。就这样,我有了这张大头照,手上还捏着颗掉下来的牙呢!

那个时候不知听谁说的,下排牙掉了要放到高处,这样牙齿才长得齐。于是,来到阳台,我用塑料袋包着牙,望着对面的屋顶。爷爷倚着栏杆,笑着:你就往那儿扔!指了指对面。我蓄力,咬紧牙关,口中念念有词:天马流星锤!手用力一扔,那颗牙刚好掉到对面的瓦片上。爷爷在一旁笑着,夸我厉害。

老房子被拆那天,我又来到阳台上,靠着斑驳的栏杆,心里说不出的难受。

走了!里屋传来母亲的呼唤。来了!我一边应着,边抢来母亲的手机,拍下一张照片——那是我最后一次见老屋。

老屋拆了。

新房子建起来了,  
坊下街改名叫中厢街了。

老房子回不去了。

什么是我的童年?与老人的招呼,摸不到的大大泡泡糖,扔到对面屋顶的牙

到不了的是远方,回不去的,才是故乡。

## 贪吃街的记忆

市三中九(9)班 应宜彤

乳黄色的阳光晕染了天际,温暖了城市深处的老城。

夕阳西下,老城的贪吃街沐浴在像奶油面包一样香甜的光辉中,呈现出一派宁静祥和之景。

天色渐晚,高楼大厦都亮起了灯,而贪吃街也在这灯红酒绿中真正热闹起来。

晚八点,贪吃街就已经被各种各样的香味全方位覆盖。行走在人潮汹涌的街头,我也随之心潮澎湃。

穿梭在街头巷尾,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。店铺前的一张张小方桌旁挤满了人,桌上是刚端上来的热气腾腾的小吃点心。在一盏盏白炽灯的照耀下,滚滚白烟似薄丝白纱,夹杂着浓郁的烟火气,在老城上空盘旋舞动,与清脆爽朗的吆喝声相连成片。

贪吃街有许多美食,胖子嵌糕、缙云烧饼、豪大大鸡排等都是比较有名的。而我最喜欢的便是葱包和梅花糕。每次去卖葱包的店里,店内都挤满了顾客,店老板忙前忙后,娴熟的手法将每个葱包、每碗馄饨都安然无恙送到顾客手中,忙碌仿佛已成习惯。裹上蛋液的葱包看起来令人食欲倍增,一口咬下去,松脆的面皮配上细嫩的肉馅和清爽的卷心菜,令人神魂颠倒,回味无穷。坐在店内,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老板,再来一碗!人们在忙碌一天后,与亲友们相聚在此,吃着夜宵聊着天,欢笑声接连不断。卖梅花糕的店主总是热情地揽客吆喝,一个个外酥里嫩的梅花糕是店主手艺的施展,也是前来品尝的客人们永恒的记忆。

而在今年暑假,却传出贪吃街拆迁的消息,人们的猜疑也被一张张公告通知,一个鲜红的“拆”字所印证。人们纷纷跑去打卡,和贪吃街和老城作最后的告别。世间变化,日新月异,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就此陨落,就如同鲸落十里,永远消失在现实生活的海洋中。

老城消失了,但烟火气不会消失。人们在结束一日的辛劳后,也总会走进内心深处的那座老城,回味这段永不消散的老城记忆。

## 古巷记忆,很长

市三中七(7)班 程琳涵

记忆里总有一条老巷,悠长悠长的,像一个拉长的梦。时光不禁放慢了脚步,在当街井巷。

当街井巷真的很古。厚重的门板原是赭红的,现已风化成紫黑的了;门上满是锈迹的铜锁扣和剥落的金漆,无不见证这段风雨岁月。巷子正中央这口井建于光绪年间,粗糙的石上刻的字早已被磨平。站在巷口往里探,青石板路,黛青的瓦和乌青的屋脊,是历史的风从手上吹过,汇成无与伦比的震撼。

初遇当街井巷,我便爱上了。

巷子里的每个人,眉眼间都漾着一抹淡淡的从容。骑着自行车在巷里擦肩而过,彼此也道一声:阿嫂,回来了?拐进一个小弄堂,没几步便看到一户人家,古铜色的大门半开着。庭院深深深几许?忍不住侧身向院子里张望。有花有草,蜷曲着长,铺开来长,一派烟火气。系着黛色围裙的妇人坐着小板凳,弯着腰剥豆荚,她剥得极快,却不显得慌张。脸庞寻常,浓眉大眼的,甚至有些粗犷,却和这小院、小巷那么和谐。一条土狗卧在她脚边,耳朵安适地垂着,微合的眼皮透出一股淡淡的满足,水一样,快要溢出来。我悄悄侧身退出来,真不敢打搅这幅静谧的画!且让他们在旧时光里睡去罢,做一个淡淡的梦。

还记得当街井巷夏夜的黄昏,夕阳碎碎的金洒在家家的屋檐上时,老巷热闹起来了。有把桌子搬到院里吃饭的,有拉了藤椅、摇着小扇坐在家门口纳凉的。竟有轻罗小扇扑流萤的味道。余霞在当街井巷逗留,单车后座的肩膀、玩跳马的小孩的侧身、下棋老人的褂子,被拉得好长。幽幽蝉鸣应和着街坊邻居的吴侬软语,很亲切。这个黄昏,当街井巷的影子没有尽头,似我对这古巷的记忆,很长,很长。

多年后重返当街井巷,我才意识到,没有人可以拖慢时代的脚步,正如没有人可以拽住岁月的衣襟。

它变了。原本嵌着茸茸青苔的老墙被统一贴上有规律的方砖,老房子也没几幢了,家家都盖起了小洋楼。那口曾是全巷人生命之源的井,也被列入文物保护了起来。徘徊在巷子里,我忽地被一老人叫住:姑娘,怀旧啊?我转过脸,有些凄然地叹了口气。他定也在怀念过去温馨的当街井巷吧!谁知老人说:有什么好怀旧的?我们的日子比过去好哩,街道也干净多了。人啊,总得向前看!他淡淡地笑,像从前的巷里居民一样。

抚着崭新的木门,我一下子豁然开朗,改变的只是巷子的外貌,不变的是当街井巷骨子里的气质和居民安静恬淡的生活方式!而我们也应将这条古巷,从过去,带往未来!

## 老城旧事(三)

## 政和路

市四中八(13)班 王易茗

外婆家就在政和路,路的两旁种满了参天的无患子,衬得这路愈窄、愈矮小。出了家门,顺着停车场边的小道向前走,不到一百米就走到了鸣远路,这条路与政和路相比要宽一些,乌黑的柏油马路闪闪发亮,路两侧种的是梧桐。

小时候就和表姐住在政和路,在温岭方言里,政和路听上去就像是金葫芦,同学问起我住哪儿,我便笑着和他们闹着玩儿:我住金葫芦!

从金葫芦一路走到鸣远路,两旁高大的无患子和梧桐树,叶子密密匝匝,走在这样的路上,上学、放学成了一种幸福。爸爸呼哧呼哧地蹬着那辆笨重的老式自行车,我安稳地坐在后面,听着车轮滑过路面“嗞啦”一声,听着风吹过叶子的沙沙声。车子骑到鸣远路了,我下车,背好书包连蹦带跳地跑进小学。即便是下雨刮风,该来的生话它永不缺席。

秋天了,小姨生了表弟,表姐一家便住回到他们自己的房子。我趴在窗台上,看着大人将大包小包塞进

车子后备箱。阳光很好,即使是在秋天,听着后备箱关闭的声音,我竟不愿意抬起头来目送车子驶去,将脑袋伏进臂弯,心底无端掠过一丝怅然。晚上居然没睡好,听不见楼上表姐咚咚咚的脚步声。我爬上四楼姐姐的房间,她的房间比我的小了一些,我拉开窗帘,打开窗户,低头看着政和路,但只能看见无患子金黄色的叶,叶间结出了果,很像桂圆,但不能吃。橘黄的路灯孤独地立在小路的交接处。我想起也是这样一个初秋,我和表姐走着到学校去,她手里握着一把蓝莓,她把蓝莓抛到空中,然后灵巧地用嘴接住。你不怕被呛死啊?!我们两个放肆地大笑着,推推搡搡,引得过路行人回头看。绿叶已被浸染成金黄,醉在夕阳中,在这个秋天里熠熠生辉。

五年级的时候我转学了,没有再住外婆家。这似乎给了我些许安慰,有新的东西在引领着我,我很少想念政和路。偶尔一两个周末,一家人回政和路看看外婆,每次我都会像蚂蚁搬家似的带走几件东西。反正也

不住这里了啊。路边的公园翻新了,从前两姐妹抢着玩的跑步机也没了,停车场现在不让人进,只准停车。我把头埋进饭碗里,听着外婆的絮絮叨叨、表弟的大声嚷嚷,后院有野猫叫春的声音,令全家人皱起眉头。我放下筷子,走出门外,坐在无患子树下,呆呆地望着政和路。学业一天天繁重,竞争更加激烈,从未有过的寂静围绕在身旁。

表姐上初二,我上初一,外婆上杭州。我想回政和路去。我突然跟父亲提起。去那干吗?连个人都没有。他疑惑地看我,我别过头去,我,我要找东西。什么东西?跟你没关系。

再一次,我站在政和路上,明亮的路灯下,可以看见无患子本来的绿色。毕竟是令我熟悉的、陌生的,我仿佛又变成那个曾经的我,拉着妹妹的手跑向学校、跑去捡滚落到路面上的球。看着如流水般形形色色穿过政和路的人们,我知道我始终是我,我心里始终有这儿,我寻觅着找到那个自己,那段无声无息流过指尖的童年岁月。